

T 335/5649(2)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7 1953

周書

書經文鈔

卷三

三

下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次三曰農用八政

列次三之疇重勤民也夫疇列次三而農用之政有八王者勤

民之意不誠厚哉箕子若曰天之欲厚民也至矣而不能自用

其厚也于是篤生王者以厚之迨王者生而悉以厚之權自予

故凡委曲周詳之政為民而用實代天而用也禹疇一二天人

之理畧備已惟禹以為天道下行無非因乎自然以前民也君

德上配亦欲勉其當然以養民也使生齒日繁而不為之昭其

經緯將天有五行幾無異在昔汨陳之日而人有五事亦何與

上帝協居之意哉是以八政為農用而即次之于三想禹繼勲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藏印

華之治固非若上古之混沌未開而一時苟且之計實有所不
為也故政之所頒在軍括八項不實不虛謀其家室凡裁成而輔相者必弗使後
之人稍滋缺略之疑也是準之以八即欲少減焉而有所不可
抑禹際唐虞之盛亦不若後世之機智日生而萬年利賴之端
又不容不立也故政之所設一戢其性情凡規畫而經營者
并無後之人尚施補救之術也是約之以八即欲少溢焉而
有所勿庸然不曰厚而曰農者何也經理罔不兼該要皆全乎
民質故其制自出朝廷其事不踰草野而成功寧震乎羣黎抑
不曰民而獨曰農者何也生養資乎菽粟要祇裕其本原故稼

穡雖小人之務樹畜實王道之經而重農特先于疇範次三之
意深矣哉

政不僅在農而獨係于農須會註厚生意以該下八項文則
善為籠罩故無滲漏之嫌

稼穡作甘

徵味于土。有因德而著者焉。蓋味莫善于甘。而稼穡實作之。其
 因德而著者。不又可徵乎。嘗考五行皆本諸土。而土無正位。故
 月令序四時。而其味獨闕焉。抑知黍稷之馨。可以融上○文○切○本○變酸辛。而調
 鹹苦。往○使人嗜之。以平其心。則常味中藏。至味吾于稼穡徵
 之矣。剛柔燥濕。五方之風氣各殊。惟茲稼穡。統五方而成樹。而
 實為燕衍之必需。寒暑陰陽。四時之推遷。互異。惟茲稼穡。歷四
 時而畢登。而實有苾芬之足悅。試徵其味。非作甘乎。稟五味之
 中者。莫如甘。稼穡雖種有參錯。無不以一味而居五味之中。當

其種之于先則甘之所自出也。斂之于後則甘之所自成也。彼夫如茶如堇特薄物之偶化為旨耳。孰若此之合坤輿而致養欤。極五味之美者莫如甘。稼穡實從註稼穡類有區分無不以一味而綜五。味。之。美。當。其。播。之。于。野。則。甘。之。所。發。而。舒。也。納。之。于。場。則。甘。之。所。凝。而。結。也。彼夫惟益惟梅特眾物之相與為和耳。孰若此之即茂植而含滋。欤。雖釋之又借上禮出。燄之水火每並濟以為功。始得甘以供其口腹。而甘者要自具于稼穡之中。抑薪之槩之金木且並資以利用。始得甘以給其饔飧。而甘者要自存于稼穡之內。然則甘之作也。初非有假于人事也。第一言乎稼穡則土膏振

發字甜足遂已。函夫生氣之和。并非有須于物力也。第一言乎稼穡則土德滋培。早已釀夫粒民之用。夫然而五行之味全矣。上四項以性言。此獨以德言。則知同一作字亦自有精粗之別。切實發揮。題無剩義。

言經文少
稼穡作

恭作肅從作乂

即恭從而著其用有作于自然者焉。蓋恭從之德必有所作也。
 為肅為乂非其用之自然者乎。箕子謂夫嚴于內者其外必莊。
 依于理者其緒不紊。是故欽乎其度。如圭璋焉。聆乎其音。如綸。
 綽焉。初非意為矯持而得之。性天者已極。人生之能事。則試就。
 恭從而進推之。王者以身範示天下。固有一周旋而中規一折。
 旋而中矩者。無他。惟其肅也。且夫肅亦極難耳。每見世之動容。
 者。非不思儼恪自持。無如謹凜之懷。漸流戲豫。即欲求其肅而。
 不能。而惟恭德有以作之。蓋自敬天尊祖。以及出身加民之際。

書經

周書

靡弗本此心之嚴翼與為照臨而極其用具有以表穆皇之度
實就恭字闡發出來
 而成淑慎之儀然後知恭之不期于肅而肅之自形于恭也其
是肅
 智者曰大君之宜其愚者曰下民之王以是為顯印之令望云
 爾王者以文誥令天下固有訐謨即為定命辰告無非遠猶者
 無他惟其人也且夫又亦匪易耳每見世之敷詞者非不思嘉
 猷是布無如柔順之性漸至游移即欲求其又而不得而惟從
 德有以作之蓋自考道傳心以及型方訓俗之餘靡弗本吾意
實就從
子闡發出來
 之依歸與為播告而究其用具有以彰渙汗之文而著條理之
 序然後知從之無心于又而人之適因乎從也其君子曰德音

之秩其小人曰王言之大以是為倫次之允諧云爾而謂恭從
是又
 之德可弗敬用乎哉
 持論具有次第局度從容工力悉敵

聰作謀睿作聖

進推聰睿之用當持之以敬矣夫莫難于謀而聰以作之莫難
 于聖而睿以作之聰與睿可弗敬用乎且有所聞而不解其故
 則疑而寡斷有所慮而未會其微則窒而鮮通若夫遇事而就
 裁入理而能化人謂德之自然而不知得于敬用者亦已久也
 如恭從明各有其用矣而聰則何作乎立一事于此群然而議
 之甚勞耳而聰者能折衷焉領謀字蓋其實就聰抉出謀來聲入心通者有以審可否之
 衡析是非之介而後出裁機務天下無由摘其謀之不臧是故
 貴乎其聰也惟聰得天地之靜虛而靜以制動何必詢謀于臣

民虛以運實何必協謀于龜筮無論蹈常習故能揆度于萬全
即至艱可投大可遺而聰以善其謨猷自不至蓄疑而滋敗雖
陰隲者天聰不擇人而畀謀亦盡人可能而要以其所作能
不推之致敬于聰者哉若睿又何作乎彙眾理于此雜然而陳
之至曠耳而思者能坐照焉蓋其窮幽極渺者有以徹三才之
蘊探萬象之源而後內秉淵通天下無得疑其聖之未逮是故
貴乎其睿也惟睿會天地之中和而中以化偏皆見聖心之靜
正和以祛戾皆見聖性之深醇無論開天明道裕敦敏于生初
即至情易適勢易消而睿以神其變化自不至優入而無從雖

相協者天睿為人所同然聖亦人所宜造而要以其所作能
不歸之致敬于思者哉夫然而五德之用全矣
聰之作謀睿之作聖實有所以然之故惟此却能曲、傳出
。聰與明對法宜截講此用兩板亦自不妨

書經文少
周書
聰作謀

斂時五福

福以極致、建之效大矣、夫五福非可倖致也、而皇則斂之、豈非
建極之效乎、嘗思休嘉之致、天每懸以待天下、而先集于人主
之一身、非有所私也、表正之具、固已克享天心、即欲少靳焉而
不得、是可觀于建極之後矣、極者大同之理也、開合領題理溥于同者、功
搯于獨、則單心有密、方懼無以致萬邦之貞、而遑冀嘉祥之惠、
應建者一人之事也、事在于人者、報隆于天、則上帝鑒觀、既幸
有以垂四方之式、而何疑純嘏之聿臻、惟時五福、皇則斂之矣、
匹夫之善、足以迓天休、而稱量以施、往、福少而易竟、而非所

論于皇也。以非常之報而不被非常之德。彼蒼固不如是其爽。理以非常之德而不受非常之報。王者亦不如是其矯情。故極之中。可環而昇。即可環而取。而何弗斂焉。祖德之貽。足以庇後嗣。而相沿既久。往々福薄而難兼。而非所語于皇也。為叙倫之主。而倖邀陰隲之天。大君固不如是其有意為陰隲之天。而弗佑叙倫之主。造物亦不如是其無權。故極之中。可聚而予。即可聚而享。而寧弗斂焉。是知福有先後。而統之以五則。與五行相準。亦猶氣化之細縵。缺一焉而不可也。即皇之所斂。或亦不敢自矜。而要。以主極克端。自先天下。而收其繁祉。抑福有緩急。而

而面說來實抉出所以斂之故

五字亦有點綴

收本句

起下句

概之以五則。又與五事相符。亦猶官骸之駢應。皆備焉。而無遺也。雖皇之所斂。初亦與人迥異。而原乎懋建所致。必借一世而被其鴻休。敷錫庶民。不容已矣。極之所建。即福之所集。故須緊承上句。闡發筆意。尤復矯不羣。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極全于會歸惟協其自有者而已。夫極固臣民所自有也。以會
 歸導之。敷錫其無已乎。且惟皇建極。豈執極以求必至哉。亦以
 臣民所自具者。使臣民自得之而已。始焉見極于心。而心無不
 洽。繼焉見極于事。而事無不純。誰謂告誡既深。而顧可置諸懷
 也。今夫分之為義與道路者。合之皆皇極之用。則何容或格
 也。而獨是已私弗去于心。奚自而得神明之萃。分之為蕩平正
 直者。合之皆皇極之體。則何容或雜也。而獨是已私弗去于
 事。奚由而臻率履之和。是必偏陂好惡之不作。而與極之用會

乎原陰陽之初。咸有秉彛之美。而人心日遠于極者。無以正乎。反面扶透
其趨也。誠悠然于諷咏之餘。而深信大道之當前。可以期而赴。會于
焉。將見賢者設誠以往。愚者奮志以求。斂一心之材智。而漸合。出
于本然。會皇極也。欤哉。會其有極而已矣。又必偏黨反側之。不
形。而與極之體歸乎。推相協之始。孰無倫叙之原。而人事日離。
于極者。無以協乎其則也。誠恍然于吟誦之下。而自覺天良之
各足。可以習而安焉。將見在廷無強合之勞。在野有率循之樂。
綜萬事之經權。而悉返于至是。歸皇極也。欤哉。歸其有極而已。歸字出
矣。是則不有會也。而歸之境。何以開人盡。而與天相見。情欣而

與性相孚。由勉幾安。要以還其所固有者耳。不有歸也。而會之
功。何以畢。予心一而造詣自純。汝止安而中懷益慰。循端竟委。
要以全其所共有者耳。爾其勉之可也。

二有極。與建有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會者
與極猶二。歸者與極為一。逐層融徹。故推勘無不分明。

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尊彛訓于帝見敷言之不可忽也夫極之理原于天則彛訓一
 帝訓也敷言詎可忽哉今使惟皇有言必舉而歸之于天將有
 疑其高且遠者而非也其理近而無奇其說嚴而有體一為深
 思其旨實本乎上天相協之意初非皇之所得而私如皇極之
 敷言是已以彼範圍不易祇此飲食日用之恒苟聞其言可使
 高明者協于天良而筑獨者安于至性不謂君之導民有如此
 親切也今而知非直敷言也遂字醒是彛也告戒弗衰何殊帝典玉謨
 之盛苟聆其言可使淫朋者適于周行而比德者遊于大道不

謂上之詔下有如此深厚也。今而知不啻敷言也。是訓也。明大義而布王猷。舜之所在即為訓。奉聖謨而思懿典。訓之所在即為舜。然則不言舜竟言訓可也。從來陰隲之天以無言而尊。惟天不能自為言。有待人以宣之者。而理托于淵微。建極之皇。以有言而顯。惟皇亦豈能自為言。有體天以著之者。而道歸于正大。吾用是深有會于其訓也。閑好惡者此訓。敦道義者此訓。謂是人主勸諭之文。而不僅然也。試思如綸如綍。何一不以降衷所之至意與為引伸。而謂非即天之引伸乎。嘉猷丕著其王言其其帝命也。已戒偏黨者此訓。歸蕩平者此訓。謂是大君歌咏之詞。

而亦不盡然也。試思一話一言。何在不以倫叙之大原。與為昭示。而謂非即天之昭示乎。誕告無方。其訏謨其帝謂也。已于帝其訓甚矣。舜訓之足重也。而其感人從可知矣。天者不言之聖。者能言之天。一而二。而一者也。題理既徹。題解自融。

是彛是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光有所由近敷言之感人深矣夫極之所建光即在焉以訓行
 近之敷言之感人為何如今使惟皇建極而無以勸諭其民則
 民有推而遠之耳其何能實被諸身而與主德之昭融相深于
 無間也耶乃若極之敷言固天子所以訓天下使天下佩其訓
 而力行弗怠者也特恐聖謨宏遠聞之者不解其故體之者莫
 得其端雖在天子豈能強民以必從哉而正不然向謂丹陛之
 箴銘難必閤閤之誦習而孰知不啻誦習也方且以奉之為訓
 者著之為行焉好惡公欵偏黨化欵一如乎巽命之申重若非

提天子逆入訓行

反板

轉

呼以字

是而已。匿天子休也。則何也。向謂一人之綸綍。足供億兆之稱揚。而孰知不僅稱揚也。方且以述之為訓者。率之為行焉。敦道義。欣遊蕩。平欤一準乎。王言之諄復。若舍是而即負天子意也。則何也。夫亦謂有天子之光。在凡以近之云耳。黼座勤修。非群黎之所能測。而學問之積蔚。為菁華則民所日為瞻就者也。光本于天子。固與極俱。昭極協于庶民。即與光相接。吾觀放勳之世。萬國頌時。雍焉此。惟光被者。始得而輝映哉。深宮懋建。非萬姓之所可窺。而道德之流徵。其暉吉則民所樂為親承者也。天子建極。與庶民安于極之中。庶民近光。與天子遇于光之內。吾

觀重華之代。四方臻風動焉。此惟光天者。庶堪為彷彿哉。然則觀于此。而民之歸極可知。臣之歸極亦可知。而要非訓行曷以也。敷言之感人。為何如乎。

光即建極之光。就其接民者言也。却從訓行處推動出來。最為切當。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列三德之目。知又用之各有權也。夫正直剛柔皆德也。以是為
人。殆各有以用之哉。且聖人治天下。而令民共範于一途也。豈
非建極者所甚快。然而勢必不能。故時而無為。不敢矯也。時而
有為。不敢徇也。約舉其數。無非以至一之極。判而為不一之德。
焉。則試即三德而歷數之。撫御世之模者。德即叅之以世。因世
運之不齊。而工于調劑。不啻五行之燦列。其端操治人之略者。
德必權乎其人。因人類之異致。而布厥經綸。亦猶五事之遞呈。
其象。一曰正直。無私者皇之德也。端方足以善俗。何煩委曲哉。

惟是好言垂拱者。輒自希夫競練之化。志非不高也。然而迂矣。
若夫秉正直之德者。未嘗廢明威于不試。而此日之民遂已泯。
言其其也矯揉而油然順也。則何也。二曰剛克。健行者天之德也。嚴厲足
以服物。安事優容哉。惟是好言明作者。輒自侈其果敢之氣力。
非不厚也。然而偏矣。若夫秉剛克之德者。未嘗恃壯往以矜奇。
而此日之民遂已飭。條理而勃然興也。則何也。三曰柔克。巽順
者地之德也。樂易足以近人。奚容刻酷哉。惟是好言大度者。輒
自誇其和煦之風。意非不美也。然而拘矣。若夫秉柔克之德者。
未嘗假姑息以明恩。而此日之民遂已循物。則而藹然親也。則
的。是。柔。克。

何也。是蓋廣施其化導。而正直之外。濟以剛柔。見王者範圍之
善術。亦非過示其區分。而剛柔之終。咸歸正直。見王者曲折之
苦心。試進而觀其所用。可矣。
敘三德之目。實而仍虛。恰如題位。中間煞句。用宕筆起下。尤
復得法得神。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庶

氣以循候而應則其效可立驗矣蓋五氣之來各有候也備而
 時敘效自見焉曷不即庶草驗之且自天地定位以來祇此陰
 陽之所為往々有造于萬物故數端之分見者極其全尤貴循
 其序而後品彙昭蘇可即氣與候之相協而信其效之必然如
 雨暘燠寒風固芸生之所托命也而統之以時夫非五者之有
 其敘哉○句天行之有敘也雖一時錯出而必以為微為著見生數
 之自然庶徵之有敘也即與時偕行而亦必以一陰一陽明生
 機之不爽吾用是思五者之來也來則有偕來之象一元具足

而五氣之迭運未嘗缺略而不全所可嘉者按節以施秩然措
字對定下節
 之而不嫌其少亦紛然乘之而無慮其多乘則有畢來之勢兩
 儀既分而五氣之遞遷自覺細縵而莫外所尤幸者稱量以出
 當前得之而不見有餘亦境過思之而無憂不足是故有時解
逐一分疏叙字醒各字亦到
 澤而驕陽不升有時開霽而密雲不雨曰以其敘也有時始和
 而堅冰立散有時收斂而炎威盡藏曰以其敘也有時吹而噓
 之而藹然者為温有時披而拂之而肅然者為烈曰以其敘也
落末句不實
 由是曠觀焉而萬彙勃興胥被榮光于四序固不但充之惟繇
 發皇于雷夏澼沮之會節舉焉而百昌生遂均沾淑氣于五行

又奚啻揚之惟天樂育于彭蠡震澤之濱以云庶草亦且蕃庶
 而他可知也大造無言隱以示天心之仁愛化工有意旋以微
 物類之繁滋然則備而時敘可不謂之休乎哉
 將首二句逐字洗刷接落末句彌覺氣旺神流從容盡致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觀星之遂其好、可為近民者鑒也。蓋月非有意于從星、而風雨
 之好、由以各得焉。近民者其鑒諸、嘗思生民有欲、而往、慰其
 所期者、非無故也。古之聖人、仰觀天象、而知一時之需、被雖曰
 氣機使然、要亦鼓動于其上者、能曲折以赴之、而又何疑同民
 之義也。有冬有夏、日月之行固然、而星則何以從其好哉。日升
 而星隱、月升而星現、雖均有統攝之權、而日固未易言也。吾獨
 以逐一分時驗之于月、盈而星微、月虧而星顯、雖實有相需之故、而星
 亦不敢必也。吾獨以驗月之于星、則見夫散氣成象、俾之簸揚

者何也。蓋月入于箕從乎好風者也。又見夫翕氣成象。俾之滂
 沱者何也。蓋月入于畢從乎好雨者也。天不忍違星之所好。以
 滋乘戾之端。而月乃承天意以從之。故行乎東北則扇而為風。
 行乎西南則鬱而為雨。在月固非曲徇其好。而氣之相召儼若
 在廷之承流而宣化焉。天必欲遂星之所好。以著休和之象。而
 月乃體天心以從之。故行與箕遇則發而為風。行與畢遇則蒸
 而為雨。在月亦止自率其行。而機之相感恍如百職之養欲。而
 給求焉。由是而推。月至箕而風應。日亦以風應。箕也。月離畢而
 雨應。日亦以雨應。畢也。于此知牽牛東井悉為布澤之區。而二

曜皆可無憾。以日月窺箕畢之隱。歲之所以分其任也。以風雨
 驗日月之功。歲之所以總其成也。于此知懸象著明。各有必盡
 之職。而四序亦以無乖。然則卿士師尹之于民。宜何如哉。
 月為陰氣之宗。風雨二者皆生于陽而成于陰。故其氣與月
 相感。前半暢發題義。後二比將註言日月而不言歲。言月而
 不言日。俱各斡旋。尤見周匝。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德有慎于志與言者。範以道而各得矣。夫志不可輕發。言不可
妄受也。範之以道。慎德者所為貴。交養哉。且人主以慎德為心。
而內之有難制之憂。外之有易淆之患。苟非特源以往。吾未見
矢懷之克謹。而集益之能宏也。即如為吾德之宅者。存乎志。
顧可不寧乎。而亦豈易言寧乎。嘗見夫蓄志之君矣。其始不過
幾微之稍縱。而嗜欲之偏。因之舉動之失。又因之無他道不及。
持耳。古明王惟精惟一。所以勵吾志者。不求其外之無所誘。而
第求其中之無所歧。故志藏于心。豫以制之。志發于事。密以操

書經文少
周書

之。即。一。念。方。萌。百。為。未。集。而。內。省。返。觀。早。絕。夫。見。異。志。遷。之。患。
則。可。謂。以。道。寧。者。矣。推。之。而。異。域。稱。臣。不。為。喜。梯。航。游。至。不。足。
矜。天。下。無。得。而。窺。睿。慮。之。二。三。何。莫。非。道。為。之。也。而。謂。斯。志。之。
克。端。非。即。君。德。之。強。固。也。哉。即。如。為。吾。德。之。資。者。存。乎。言。之。顧。
可。不。接。乎。而。亦。豈。漫。為。接。乎。嘗。見。夫。納。言。之。君。矣。其。始。不。過。酬。
應。之。偶。踈。而。諧。媚。之。詞。中。之。讒。邪。之。說。又。中。之。無。他。道。不。能。擇。
耳。古。明。王。勿。聽。勿。庸。所。以。考。人。言。者。不。求。其。意。之。無。所。違。而。第。
求。其。理。之。無。所。拂。故。言。有。可。受。虛。以。受。之。言。有。可。拒。嚴。以。拒。之。
凡。或。逆。于。耳。或。遜。于。心。皆。研。求。精。察。斷。不。開。辨。言。亂。政。之。階。則。

開注本言

縮入填字

從德入言

對極工穩

可。謂。以。道。接。者。矣。推。之。而。遐。方。頌。德。不。足。誇。老。臣。塞。謬。不。為。犯。
天。下。無。得。而。搖。一。人。之。採。取。何。莫。非。道。為。之。也。而。謂。群。言。之。莫。
眩。非。即。君。德。之。昭。融。也。哉。蓋。其。內。外。交。修。有。如。此。
上。既。說。玩。好。之。害。此。又。言。存。養。工。夫。謂。如。是。則。自。然。不。作。無。
益。不。貴。異。物。也。通。前。後。題。旨。犁。然。

裕乃以民寧

有所以致民寧者德其弗可忽矣蓋惟德有以裕民則惟德足
 以寧民也敏德之則庸可忽乎告康叔曰以刑治民者非不可
 速得志于民而民受其害以德化民者非必能速得志于民而
 民受其利故與為驟也無寧為紓也則敏德而康焉顧焉遠焉
 豈不為斯民計哉蓋內既以德自治繁苛之術固有所不矜外
 即以德治人督責之方亦無所可用故未嘗不以善為期也而
 未嘗汲汲焉期之也吾先自處于善以令斯人之觀感庶相率
 而油然順乎有不然者亦俟以引掖之漸深而無事迫求于歲

裕字醒

即領裕字

月矣未嘗不以不善為防也而未嘗察之馬防之也吾先自遠
 于不善以起斯人之愧悔庶相率而幡然改乎有不然者亦待
 其心思之自悟而無事急繩于旦夕矣裕焉若此或者疑其為
 民之疎而不知正其為民之切何也物則固所同具積染殊難
 遽更一旦強之以遷善促之以去不善彼不以為復吾之性轉
 以為困吾之身由是求一日之恬熙而不可得此非盡民之過
 也反○面○既○透○接○入○正○面○勢○如○破○竹惟不裕故不寧也今既待其心思之自悟矣將見上無失德
 則下亦無奸民而淫醜自不作焉注○下○康○久○即其曲承懿旨未若令行禁
 止之神而久于其化者不且頑梗咸消也哉亦既俟以引掖之

漸深矣將見君德加隆則民風亦加厚而吉康自惠應焉以之
 述職王朝雖無日新月異之績而安于其治者不已注○下○世○享○子孫胥賴
 也哉封其敬諸

裕字即承上三句來謂不用刑以強其必從惟用德以俟其
 自化也中一段就反面折落機神兩得後幅疏民之所以寧
 亦極酣暢

惟土物愛厥心臧

心以所愛而臧。有迪之者也。夫愛惟土物。無異心也。云何不臧。是所望于迪之者。嘗思見異而遷者。恒情也。而農家者流。少而習焉。習而安焉。則中懷遂因之以大異。是雖子弟之率。惟謹亦由父兄之教。克先爾我民。其迪小子哉。主伯倡于前。亞旅隨于後。出作入息。僅以免一歲之飢寒。紛靡麗之途。未嘗見而悅心也。老農耜而耕。稚子饁而餉。力穡服疇。止以供一家之溫飽。襟。禊。芻。藳。而外。何自長其怡心也。蓋迪之以愛。惟土物而心罔不臧矣。遠適異國。昔人所悲。惟桑與梓。誠可戀也。今幸哉小子。

之優游井里也。居不必沃土而易耨者可食矣。畝不必數鍾而力勤者有秋矣。夫勞則思，則善心生。某水某邱，載芟載柞，固入志酒本旨淫酗之所自絕。歛生產不治，長者所嘆。惟懷與安，實敗名也。今幸哉小子之長為農夫也。學議論風生劔不成，不如荷鋤秉耒矣。懸弧有志，不如滌圃築場矣。夫襍則厚，則良心長。乃疆乃理，有幹有年。洵沉酒之所由息。歛守人情之田，則仁以耕之。義以耨之。殊足樂焉。而非所論于小子。以彼天性有餘，率由未足，則必有所註守正而善日土藉以為仁義之門焉。我周授田之制，所謂養而兼教者。其以此哉。食詩書之力，則強取諸斷章。取諸柔，堪自飭焉。而非所例于

小子以彼倉廩既實，禮節斯知，則必有所資以當韋弦之佩焉。我周百畝之分，所謂父傳之子者，殆以此哉。此正祖考之彝訓也。為小子者，亦何可聽之不聰乎。此正示以迪小子之彝訓也。剴切敷陳，固是入情入理。

迪畏天顯小民

合天民而交勅。殷先王足述已。夫天顯小民，畏之難。迪畏之尤難。何殷先王交勅如是哉？武王因毖酒而及此，以為聖主之一心。無或怠也。而尤不怠于俯仰之間。聖主之一身亦無或惰也。而尤不惰于仰事俯臨之際。要以神明之交暢，致履蹈之獨勤。竊嘗嗟懷勝國而得開代之一人焉。如殷先哲王之所事者，非天乎？所臨者，非民乎？試思春夏之天，何遂轉而為春商之天？謂天實為之，而非天也。戴夏之民，何忽轉而為戴商之民？謂民實為之，而非民也。揆厥所由，繫惟迪畏之故。蓋惟天至幽而明。

命之在一心則固顯而不可昧也顯字洗刷宜其寅畏將之也揖入畏字獨是箴銘載于盤盂而偶習而安焉反折出迪字不克實徵之于事已足拂彼蒼降監之心所以當年之顧諟自有允迪迪字醒罔懈者見乾惕之所由深而永保之詞正非虛焉者耳字洗刷惟民甚賤而輿情之在四國則又小而不可欺也宜其抑畏矢之也獨是憂勤生于明旦而偶狎而處焉不能實體之于躬亦足傷父老瞻依之隱所以當年之表正自有懋迪弗違者見冰兢之所由切而攸徂之慶透細切猶其後焉者耳且夫仰觀而定從違者民也民心以天為向背則祇此昭事之微忱無非顧若之隱念到底精湛而迪畏非出于兩途俯聽而裁予

奪者天也天意以民為去留則祇此愚氓之質對即為帝載之感通而迪畏要歸于一致惟德與哲敢不交勵乎哉行其所畏謂迪凡畏天畏民無隱顯小大之間也此却逐字咬得汁漿出不愧精理為文

經德秉哲

商王迪畏之實德與哲有交修焉。夫德以修己，哲以用人。天民所交責也。惟經惟秉，湯之迪畏不已。至乎且古之聖王，無在不至。致謹于天民，而尤莫要于修己。用_{擒定}人之際，故端主極者，既中正以一其趨。廣升庸者，復神明以精其鑑。當日垂統之善，至今可述。而志焉如殷先王之迪畏是已。思日監之在茲，而欲仰承乎天意，則內而_{總領}建極外而遴材，無非以一心循昭事之實。念輿情之攸屬，而欲俯慰乎民心，則入而省躬，出而選士，無非以一身盡求莫之誠。爰稽其德，固經德也。斯理之存亡，祇爭一念之操。

舍苟被濯未至則飲食燕衍皆足為內美之傷若湯之迪德深矣聲色在所不適貨利在所不殖制事制心在所不遺入萬變之中而貞以不變之守豈好勞哉謂夫天民之所式憑者何如而不經之于可久也夫是以壹也爰稽其哲又秉哲也人才之得失惟視一心之智愚苟衡鑒未精則恒舞酣歌漸以啟官方之累若湯之迪哲至矣功德在所必錄官賞在所必嚴三宅三俊在所必用閱不一之倫而持以至一之識豈苛察哉謂夫天民之所係望者何如而不秉之以不惑也夫是以切也凜操存于宥密則欽若天道者此德表正萬邦者亦此德而有德

自必有哲日新罔懈即以裕藻鑑之原施甄別于群材則帝臣不蔽者此哲四方丕武者亦此哲而見哲無非見德清明在躬總以全懋昭之量殷先王迪畏之實如此而所以垂統者在是矣

此正畏天畏民之實維住上句貼切成湯題之能事盡矣

引養引恬

推容民之實所以命監者切矣夫民非養恬無以為容也引之者惟監命之所由切乎告康叔曰人君仁愛百姓而建侯以治之其所望于主臣者不在振之以威而在撫之以德也夫民欲生而不能自遂欲逸而不能自謀惟為之相迪于無窮而後下不負嘉師即上不負我后耳王之命監曷以哉一在引養古之聖人不以名法繩天下而常即生人之欲以贍民于室家故耒耜取諸益網罟取諸離交易取諸噬嗑所以養之者無弗至焉迨其後擊斲日開民方畏罪之不暇至不得常保其田疇殊足

是推命監意

悲也。先王曰：寒則思衣，飢則思食，民之期于養也。大抵然矣。引之哉。元侯無替厥服，嘉與二三執事，共竭其圖。維則所為致天下于生全者，有如此命。昔朕之誥汝也，曰：用康保民，即引養之說也。而不意先王早以之藉，非養也。何事訓誡之諄哉！一在引恬古之聖人，不以刑罰飭天下，而常體生人之情，以致民于康。又故舟楫取諸渙，牛馬取諸隨，棟宇取諸大壯，所以恬之者無不備焉。迨其後科條日濫，民方惧禍之不遑，遂不獲長享其休晏良可憫也。先王曰：勞則思息，危則思安，民之期于恬也。非一日矣。引之哉。康侯克仰嘉謨，樂與百職庶司，共深其誘掖。則

所為導天下于逸樂者，有如此命。昔朕之誥汝也，曰：裕乃民寧。即引恬之說也。而不意先王早以之藉，非恬也。何煩渙汗之殷。殷哉！封亦常體此意可也。

民不能自養，自恬為之引者，邦君御事之責也。持論正大，曲暢旁通。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圖新政者治功與治體交勅焉甚矣治功宜有而治體貴裕也

明作惇大是在倅周工以嚮者且一人總攬于上凡所以風示

庶僚者大約爽健啓其圖功之志而絕其倖成之心况新都甫建尤

廢興之攸係而淳薄之攸關者乎倅嚮即僚將操何道以勸之

從來朝野和平之福必要于善成而明良喜起之休先期于善

作則治功在所宜立也政本當更始之會湯穆足以靜紛囂然

好言淳悶而實績不彰烏覩夫經營天室者乎惟王明明亮以宣

猷而紀綱不紊其序則精白一心即以開群蒙之志氣而奮厥

功○名○人○心○值○望○治○之○餘○從○容○可○以○幾○上○理○然○樂○處○晏○安○而○宏○勳○
 弗○奏○烏○覩○夫○戮○力○王○家○者○乎○惟○王○率○作○以○興○事○而○夙○夜○莫○或○敢○
 康○則○昭○宣○懿○旨○即○以○鼓○百○族○之○勤○劬○而○襄○茲○功○烈○勵○彼○明○作○以○
 祈○有○功○此○彝○所○由○若○而○事○所○由○撫○也○然○而○治○體○不○飭○則○操○切○之○
 弊○與○荒○廢○同○譏○是○又○不○可○何○也○國○無○百○年○不○靜○之○風○亦○無○一○日○
 驟○更○之○俗○誠○使○浮○薄○有○所○勿○庸○而○政○教○悉○歸○于○渾○厚○則○承○天○子○
 之○德○心○為○斯○人○謀○深○遠○者○固○已○多○也○而○優○化○成○豈○非○裕○乃○民○
 寧○者○哉○國○無○弛○而○不○張○之○務○亦○無○張○而○不○弛○之○機○誠○使○煩○苛○有○
 所○不○事○而○法○令○胥○出○于○寬○宏○則○體○深○宮○之○雅○量○為○嗣○服○慮○久○長○

者○亦○已○至○也○而○雍○治○成○豈○非○裕○及○後○昆○者○哉○甚○矣○成○裕○之○貴○
 惇○大○也○豈○徒○明○作○而○已○耶○是○則○始○無○怠○志○繼○無○躁○心○敏○勤○非○急○
 迫○之○為○休○養○非○優○柔○之○習○治○功○治○體○兩○得○之○矣○
 凡○振○勵○者○乏○寬○容○之○體○而○寬○容○者○少○振○勵○之○功○故○必○二○者○兼○
 之○乃○能○若○彝○撫○事○也○上○下○截○講○極○鄭○重○分○明○之○致○

君子所其無逸

元臣以無逸進王而深求君子之心焉。蓋逸生于心，不能無者也。所其無逸，斯真無逸矣。君子哉！今夫人情好逸，往々然也。然而有不可概者。彼古之聖賢，非猶是人情乎？窺其心，偏若甚惡乎？逸而夙夜莫或敢康，抑獨何也？蓋嘗博稽勝國而遇數君子焉。行不必相師，而其心之勤々無已者，固彼此如一轍也。又嘗縱覽本朝而得數君子焉。事未嘗相襲，而其心之疊々不倦者，殆前後無殊軌也。君子蓋所其無逸者也。逸者，人生自然之情，力而去之，亦能強持于一旦。然忽焉而玩心，生忽焉而厭心，起

反○面○抉○透

凌○空○籠○罩

則其奉以為所者始猶或合而或離究且一離而不復合以是知自然者之難為矯也君子之動靜云為莫不有兢業之志一若居處之暱其所便而止于是而不遷焉而逸何有乎無逸者人主難習之事勉而為之非不暫致于崇朝然無端而自為怨無端而曲為解則其接以為所者始猶或來而或去後且一去而不復來以是知難習者之未可久也君子之笑言燕息莫不有黽勉之思一若被服之得其所安而恒于斯而不變焉而逸何有乎且夫天行常健則無或逸之機君子知之矣所以四海晏如有可自暇之一時而其仰法乎天者斷不敢偶違其所

以負慚于明旦抑人心惟危則無可逸之勢君子審之矣所以萬幾無曠有可告勞之一候而其俯盡乎人者決不容稍軼其所以遺憾于隱微君子乎果何為而若此乎

呂東萊先生解所字為居字朱子非之而蔡氏仍本之文即照註立言勿嫌纖巧頗見精深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以任人期君者欲其盡后之實也夫事也牧也準也宅之必歸
九德而后之實始盡夏臣之期君至矣哉且自古知恤之君固
以薦賢之事期臣也而自古知恤之臣亦還以任賢之事望君
蓋勢分不容以自矜而選建務要于各當一時責難之義吾于
夏臣之拜稽見之夫夏當大競時庶務皆已就理兆民皆已又
安國法皆已釐定此即深宮逸樂坐撫平成宜亦無損于為后
又况登進人才一大臣職耳成有與同功否有與同過操此以
取則求賢輔治聽其銓敘可也而當日之告教者何獨以事與

牧與準為競。想夏臣念之深矣。念國家事皆天之事。民皆天之民。法皆天之法。而非后之所能獨理也。有助乎后者也。念賢才為天而治事為天。而安民為天。而守法而非俊之所得自專也。有任乎俊者也。今即所為告教者。思之。其曰事也。猶吾之言常任也。其曰牧也。猶吾之言常伯也。其曰準也。猶吾之言準人。也。而必以為后宅之者。非無說也。宅則必獨舉其人之德。親為衡鑑焉。用之克當其所。優若專為是人。而設是官者。宅則必盡舉其人之德。共為審量焉。用之各如其所能。若數官適有合于數人者。如是而天之事。有與治惟后宅乃事。以治之。天之民有

紫頂尊帝來脉

宅字切實

照註老

續往末句二噴一醒

與安惟后宅乃牧。以安之。天之法有與守。惟后宅乃準。以守之。斯則盡乎尊帝之事者也。斯則盡乎為后之道者也。夏臣所為拜稽稱后者。洵乎他事非后。而茲惟后也。歟。
古之賢王。以人事天。古之賢臣。以人事君。體認宗旨。機神並到。故爾揮洒自如。

點晴飛去

我其克灼知厥若

勉王以灼知而知恤為不虛矣夫心有厥若非灼知不得也王
 其克之斯不虛知恤者哉樂健意謂天下非常之士未嘗不思自効
 而精于擇人者要必窺其心之所順始可免夫謀面之譏否則
 彼有心而我不知猶我有心而彼不知君子患其疎矣繼自今
 王于立政之人何如哉以彼越在草茅登諸朝右非與王有平
 昔相契之歡而王生長深宮尊卑濶絕又非若文武諸臣有氣
 誼交孚之素臣為王計則惟克灼知厥若而後可列譽髦之班
 者未與上建功名先與上聯心膺我其慎銓衡以進之机神流宿而可無

書經文錄

周書

相遇以天哉。惟就本志之不容誣者。為之畧迹。以原情。必使宁
宸之神明揆諸師濟之中。懷而深其契焉。斯無愧克知之家法
耳。行選建之法者。非文貌之可稽。在沈着悃忱之是協。我其燭幽隱
以達之。而能不相求。以素哉。惟取初衷之不少假者。為之由外
以觀內。必使群賢之志氣合諸一人之寤寐。而作其孚焉。斯不
負灼見之心。傳耳是故。選之于鄉。造之于學。法莫詳焉。而知人
不在是也。此中之厥若。不無異同。一旁囑以天子之心。思則優
絀。可分直接。思皇之隱抑。元龜再命。司馬三升。道莫隆焉。而知
人不盡是也。此中之厥若。實由天性一獲。通于大君之夙夜。則

忠精既白酬足益懷勵翼之心。夫然而所以任之者。又不容不專矣。
末句是篤信于既任之後。本句是明察于未任之先。我者我
其君。臣一體也。人非無矯飾以勉為善者。惟克灼知。則心
之所安。不得遁矣。抉摘入微。筆亦道潔。

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太烈

光烈益新知恤之終事也夫耿光大烈文武之知恤盡之矣以

克詰為觀揚孰有休于茲哉且國家立政而厘武備之修非徒

震皇威亦以續先緒也後人之為國因前人而加振前人之事

亦因後人而益隆自非然者祖父馳驅于前而子孫偃息于後

幾何而不以廢戎兵者并廢知恤也嘗考我周受命文王垂丕

顯之謨光莫耿焉武王著永清之績烈莫大焉嗟彼兩朝豈出

茫、禹迹下哉乃自戎兵詰而觀文王之耿光必以是矣想文

王當日舉三宅三俊之英相與戡黎伐密而義問之宣享于四

句下五字然後折入觀揚

先提清兩

書經文金 周書

國凡所為無侮而無拂者正不容以再傳而過佚之今惟于立
政之餘而慎勤兵之事則以既棄之弓矢為初錫之干戈以造
德之老成為鷹揚之良佐而後文以克詰燕皇天者王即以克
詰符祖德而天下有不頌文孫之繩武者哉抑自戎兵詰而揚
武王之大烈亦以是矣想武王當日率容德義德之士相與除
暴救民而耆定之業卓于一時凡所為左杖而右秉者正不容
以嗣服而隕越之今惟于立政之日而參講武之猷則以燔戶
還他着實之網繆繼熊羆之桓撥以澗溼之風雨繼豐鎬之經營而後武
以克詰昭燕翼者王即以克詰示續承而天下有不頌文子之

篤敘者哉末亦整飾之遺教所以防守成之玩紹顯承之令緒解
以體創業之艱克詰之事終而知恤之事亦終矣
以詰戎兵為覲光揚烈蓋于自抑之中寓自強之意真保治
之良圖也切實洗發題中字無一含糊

阜成兆民

觀所致于兆民而倡牧之職重矣夫六卿之設為兆民計也阜
 且成焉謂非倡率所致耶王若曰大臣所以居中馭外者豈有
 他哉亦惟欲加惠元、共登上理而已故善為治者即官方之
 飭而一代之厚生正德咸出其中焉率屬倡牧豈不為兆民計
 耶操以六官之長而朝綱既肅則致治于內與致治于外經猷
 如出于一人放乎四海之遙而國體相承則謀民之身與謀民
 之心意皆悉稟于大吏朕謂此阜成所由致也我周制治以阜
 厚兆民為先彼畫井分疆其法已備列侯循而勸課足矣然未

書經文金 卷之...

經大僚之綜理得無有莫之拊循者乎。惟率以倡之而利可以貼切阜興。害可以除。農桑可以徧。府事可以修。九牧之錫祉于民不啻六卿之錫祉于民也。已我周保邦以化成兆民為急。彼師儒學校其制已詳。列侯奉以興行可矣。然未經大僚之敷布保無有倦于煇易者乎。惟率以倡之而風可以移。俗可以易。彝倫可以敘。道德可以同。民之受福于九牧猶之受福于六卿也。已朝廷有德意而不能廣被者。遠邇之勢異也。以六卿教導之將見阜以遂其生。成以復其性。他日太史採風而吉康之書弗勝進獻也。爾諸臣拜爵之恩庶以是而酬也哉。生民有疾苦而不獲上

聞者尊卑之分殊也。以九牧協應之將見休養深而阜者可安教化洽而成者可樂。他日計吏省成而賢能之秩弗勝獎賚也。子一人訓也之思亦由斯而慰也哉。爾其勉之。阜貼養成貼教明白敷暢處。回顧上文尤為善抱不脫。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

推功業所由隆志與勤交勉而已甚矣功期于崇業期于廣也
惟志與勤致之卿士其交勉哉戒之曰朕稽古大猷之世見其
豐功盛業竊心嚮往之然總庶務者天子之權而贊宏猷者群
僚之責故惟觀佐治之勲庸而治可想也功業更觀佐治之心力而
治愈可期也爾卿士所自許者非功乎功固業之成焉者互筆照註也當
萬邦咸撫之餘寧慮鴻勳之弗著願功在未治未安之日以澄
清一旦者為難功在已治已安之日尤以綏定萬年者為貴則
昔之功既崇今之功愈不可不崇也而果何道以為崇也抑爾

卿士所自任者非業乎業亦功之積焉者也。當六服盡承之際。豈虞偉畧之罔敷。碩業在未治未安之時。以日進者異其平康。業在已治已安之時。尤以日新者保其清晏。則昔之業既廣。今之業愈不可不廣也。而果何道以為廣也。但曰功之克樹。猶後也。而立乎功之先者。則有志。在呼起動字和寧。而唐虞之化可幾。志在用。入而夏商之風可奏。雖有是志。猶必有遂其志者。亦不敢遽信為功之崇。要未有志定于中。而功不因之積累者也。則所以建無疆之烈者。其惟此哉。但曰業之能司。猶外也。而貫乎業之內者。則有勤。于制治而阜成之效。可登。勤于保邦而倡率之

猷。可致。雖有是勤。猶必有奮其勤者。亦不敢遽信為業之廣。要未有勤而不息。而業不見其擴充者也。則所以宏無外之模者。其惟此哉。爾其戒之。

志所以極高明。故奮其志者。功之所以崇。勤所以致廣大。故盡其勤者。業之所以廣。劈分四股。純以清氣。點綴處尤妙在悉本前文。絕不膚泛。

其爾典常作之師

以所師訓有官、視學古而更進矣。夫今之典常固所宜師也。以
 作之師、能不為有官訓哉。王若曰、士人入官、而必博稽往跡者、
 凡以經世務也。然使泥于古而不準于今、則膠固之弊、蒙上脫視迂疎
 為尤甚。是故服祖訓者、大君之心、而監成憲者、人臣之職。尊王
 制以一信從、殊亟焉。豈惟學古議事而已哉。唐虞夏商之法、
 至我周而集其成、蓋為損為益、幾竭兩聖之心思、而百代之鴻
 章、以備保邦制治之猷。至我周而居其盛、蓋為革為因、尤賴元
 公之籌畫、而一王之懿訓、以彰典常具在、可考而知也。開國之

規模恒統數千百年而為之計故其義至正而凡緊對下文隨俗之論矯時之說俱不得進而參之其垂之為典者又其常也天地民物昭然有不易之經固非若帝典王謨因世代之懸殊而尚需其考訂本朝之創建恒統三百六十而立之程故其道至廣而凡宣猷之佐贊化之臣均無容玩而置之是垂之為典常者皆爾逐層典常也洗刷常變經權確然有一成之轍又非若稱先則古因時勢之適易而猶待于權衡其作之師焉可乎師蓋有體之以心者居恒之服習如揭顯承之蘊而直溯其淵源或睠懷乎道化或繫念乎謀猷則以先王之典常治今日之天下而閔睢麟趾之

風可以復作矣師又有準之以事者夙夜之講求如登作述之堂而親聆其告語或遵兩朝之軌物或稟家相之經綸則以今日之天下奉先王之典常而豐水鎬京之治可以復興矣尚其勉之

堯舜禹湯之所留遺容有宜于古而不合于今文武周公之所講畫則皆宜于今而不戾于古夫固可師不可亂也詮發本句敲擊下文最為透徹

至治馨香

述元公之訓而極形其治之至焉。蓋至治無象而其馨香則固不可過也。公之訓先乎此。昔深哉。嘗思宇宙太和之氣其發之也有由。則其聞之也亦有自。凡所為克周于一世而洋溢乎兩間者。往推於無臭中若有臭之可尋焉。我嘗聞諸公錄入深穩救時之策。非所以語宏勳為具文之御眾者。膚也。若大化之有成則不可以迹窺而恍乎知觀其氣矣。小補之功詎足以云上理為。騫虞之在人者淺也。若太平之既洽則固將以氣運而穆然盡泯其形矣。公故抗懷至治而以馨香屬之也。曰至治馨香年豐敵

克識時者皆曰已治矣而公以為未至也治之至者尤在師以唯下可務教之俾出入有性情之樂而推之一國皆然天下皆然其熙皞洋明德者無復存前此之腥聞矣有不蒸之焉清和成理乎願誰為發洋明德之而致此馨香也乎世變風移觀化者咸稱盛治矣而公以為未至也治之至者尤在保以安之俾遐邇沾休養之仁而行之一日如是百年如是其平康者已盡洗曩時之淫酗矣有不郁郁焉菁華上達乎願孰令聞之而得此馨香也乎是故日之照月之臨法之以制治則目遇之而成色矣而至治不止此正非而微亦細公過之于日者知為王者香其精微自荀可以喻諸人者也雷

德明也斯又何嘗率天下而告之曰吾欲百姓之協中吾欲四方之風動然而明矣帝自與為渾穆民自與為光昭雖有僻壤遐馭未靖矯虔之俗而宛乎照臨之自天則明甚也惟然而孰如此群蒙之刮目也哉帝之治天下以德如此不求威明于外而反修其德則固舜盛德之至也逐層抉剔曲折自如二扇中銖兩悉稱

庶言同則繹

政不徒資于人。所以深致其艱也。夫庶言者。政所由審也。亦既同矣。而猶必繹焉。斯善于圖艱者乎。且圖政于周公以後。而惟是外度之人。不為內度之己。安得易言因革哉。故當衆思之。既集。未嘗輕于一試。而必返而問之吾心。要使吾心實有所依據。而政于是乎可圖也。有如自爾師虞而言。不既庶乎。願吾有所欲廢。而為可為否。兼聽之下。不無岐出之詞。亦廢之未可遽廢者也。抑吾有所欲興。而或從或違。博訪之餘。不無參差之論。亦興之未可遽興者也。乃若庶言而既同矣。天下惟有識者往。

所見畧同。是庶言也。其皆斷之以識歟。聚衆人之公言。而因以
徵諸行事。圖政者當無俟躊躇矣。天下惟循理者往。不約而
同。是庶言也。殆亦裁之以理歟。原百慮之一致。而不使托諸空
言。圖政者應無煩審量矣。雖然。恃一心以宣化。固不若衷于人
而資衆論。以成謨。尤不容畧于已。則必繹焉而後可。吾非謂庶
言之同。俱可疑也。特以一日之弛張。關乎百姓。想周公處此。必
有欲盡之研求。而爾可無尋繹乎。熟籌于布政之先。惟恐疎虞
以貽後悔。遵斯道也。即芻蕘足採。而終不授以廢興之權。吾亦
知庶言之同。本可信也。特以百年之措置。肇于一人。想周公當

此。必有無窮之參考。而爾可勿由繹乎。殫思于敷政之後。惟恐
躁妄以墮前徽。由斯道也。即綱紀別施。而摠無傷乎師保之意。
斯真善于圖艱者也。

上言謀之貴同。此言斷之貴獨。不然。則依違牽制。政無自而
立矣。逐層出落。繹字實義。亦復推闡盡致。

允升于大猷

極敬典之效。至治正不遠矣。夫大猷之升。即公所稱至治也。而
 以敬典致之。能無望于宏訓者哉。謂君陳曰。從來世道降升之
 故。往。主之者天。受之者君。而要。以治術克端。則大臣之所轉
 移。自可進斯民于隆古。如敬典在德。而民罔不變。斯時也。爾自
 飭其倫常。初何心草野之蒸動。而體之已者。必應之人。則中外
 承流。可從志氣之方新。而聿觀其盛。爾日勤其倡導。寧不異兆
 姓之率從。而有所感者。自無所拂。則郊圻向化。可即風聲之漸
 易。而豫卜其成。蓋升于大猷。固可信者。朕思昔者大猷之世矣。

堯之時雍舜之風動爰開奕世之太平此境寧多觀乎而茲幸
矣彛教既迪而庶頑自適于平康誰謂停澆激薄之餘不日躋
惇龐之域也進東郊而問俗允矣其比隆堯舜者歟二柱又思今者
大猷之時矣文之咸和武之耆定實兆四海之永清比景詎易
續乎而茲幸矣秩序既昭而殷遺胥安于友順毋謂飭紀敦倫
之下不並臻熙皞之休也過洛邑而採風允矣其為光文武者
歟以周公之德猶歎于昇平而必俟之爾者明乎更化之難也
自爾升之而在公為猷訓在民即為大猷道一風同而一代馨
香之治以奏以天子之靈欲登于隆茂而必委之爾者明乎親

民之易也自爾允升之而告對亦天威嘉猷見之世即為大猷化
行俗美而一時風草之應以彰上理難幾端賴懋昭之率迪淳
風可致即在孝友之漸摩敬典其容已乎
上句就人心言此句就世運言直與周公所云至治一般宏
訓之功于茲極矣詞無泛設筆有堅光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有善用其保釐者而士進于德矣夫剛柔偏勝安望厥德之修也保釐者亦善其用而可哉且國家旌別之行固風厲人心之善術也而要不容以偏斬爽一者泥于所用是故網維著而無損于威恬養深而弗流于縱兩相濟而風俗淳焉收合下句則所用以為治者至審也殷士所係之重如此而可弗使修厥德乎或謂餘風未殄更化為難此際毋言悖大也則治之利用剛或謂歷世既遙轉移猶易此際奚事繁苛也則治之利用柔而不知皆非也激揚者君相之大權而操之太切必至慘刻而寡恩非所以宜民

也。故剛不可也。惟于允釐之中。勿忘康保之意。斯精明而悉歸。是。不。
渾厚矣。為問殷士。其有帝寵惟舊者。誰乎懲勸者。國家之大法。
而處之過寬。必至優容。而寡斷。非所以善俗也。故柔不可也。惟
于保乂之內。不失釐治之心。斯平易而仍覺謹嚴矣。為問殷士。
其有怙侈滅義者。誰乎厥德之修。殆有可信者。蓋無所慕而為
善。無所畏而不為不善。世未必無其人。而要非所語于殷士也。
故必不剛而慕心。以起不柔而畏心。以生畏慕合而性情出。庶
頑民無弗率之憂。抑有所彰而樂為善。有所痺而不敢為不善。
世亦恒有其人。而未可遽期于殷士也。故必柔以克剛。而彰則

俱彰。剛以克柔。而痺則俱痺。彰痺嚴而教澤行。庶洛邑有同風
之治。公欲使之修德。尚其懋哉。

同一維別之道。保則不失之剛。釐則不失之柔。殷士自無不
感。而修德矣。妙義只在涵泳前文。而出何假外求。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澤以道洽而深為成終者勉也夫政因乎道澤所從出也由洽

以致治而寧有未潤之民乎勉畢公曰人臣所貴乎保釐者惟

此德施之下究為能感斯民之性情注重次句然非有以淪浹乎人心事

不可得而理非有以整齊乎國是惠不可得而孚然則協心同

道固所以出政而被澤于生民者哉周公以謹忠為道顧使

民奉吾法不能使民相習于法則雖慎始有政而澤猶未見其

有餘君陳以寬和為道顧使民懷吾恩不能使民相忘于恩則

雖和中有政而澤亦尚嫌其易量若是者非道不足未洽故也

道洽而政有不洽乎。政治而澤有不潤乎。予向以二觀洽好由俗之政告公矣。循理布化之朝，未嘗規乎成迹，有道以裁之，則務其大無務其細。政以網舉也，取其詳無取其畧。政以目張也，旁皇周決從洽字說之餘，乃至封守有淳風，而郊圻無悖德，非其澤之涵濡者，至欵下三層并作一串何等妙予又以有恒之政告公矣。仁漸義摩之世，未嘗樂于紛更，秉道以出之，則從其厚不從其薄。政以愛克也，尚其嚴不尚其寬。政以威克也，沐浴咏歌之下，乃至宅里有善類，而井疆無惰民。非其澤之漸漬者，神欵是則防陰雨者，澤以拮据而敷，殄餘風者，澤以從容而著，莫非道也。莫非政也。而公尤潤字透深入乎民心，則馨

香之治至是而可以卜其成矣。項和中訓者澤以有容，有忍而猶歎。閑放心者，澤以不剛不柔，而愈優。猶是道也，猶是政也。而公更潛孚于民志，則大猷之升至此而可以終其事。公其懋哉。道本于心，政本于道，惟洽故治。原是相因使之，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所謂澤潤之也。層折逼清，一切德與恩感浮詞，消除殆盡。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統威明于一德帝治所以神也夫帝之威明亦從德見之惟畏
 惟明不有神于刑者耶今以民情之所甚苦而聖人反而用之
 非曰吾以利導天下也而天下之人不敢即于玩亦不復近于
 迷則聖人之不任刑而任德其效有神焉者矣清問如帝而鰥
 寡有辭乃知苗之以虐為威也治天下者尚安用威乎雖然吾
 而不欲民之為善去惡則已吾欲民之為善去惡威亦未可少
 也而獨是威則有異蓋執科條以教人非不可迫之使畏帝曰
 此有苗之苛政予何敢徇且予一人即不能被之以慈亦奚忍

糾之以法。于是發號施令。胥歸宸志之精嚴。則非徒威也。而德轉入正而或也。斯亦何嘗舉天下而詔之曰。爾其罔干予正。爾其不犯有司。然而畏矣。帝自與為簡寬。民自與為震懾。即有草野倨侮。間誣地天之通。而嚴乎雷霆之在上。則畏甚也。惟然而孰如此。庶類之警心也哉。且知苗之以察為明也。治天下者。尚安用明乎。雖然。民而果自知為善去惡。則已。民不知為善去惡。明亦未可少也。而獨是明。則有異。蓋懷刻核以御衆。非不克強之使明。帝曰。此有苗之私智。予何敢為。且予一人。即不反堅卓引之以闇。亦豈容炫之以聰。于是開誠布公。悉本皇衷之高朗。則非徒明也。而

之厲風之行。法之以圖治。則耳得之而為聲矣。而至治不止。此亦非必得之于耳者。久而聞其香。其精微不獨可以喻諸人者也。公以為感于神明。豈其誣哉。

至治謂風淳俗美。馨香只是個和氣薰蒸。輕擺慢撚。留得下文。致為蘊藉。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權以行法而法合乎經矣。蓋齊以非齊則權行其間。然而倫要自在也。權固所以善其經哉。今夫用法者。患泥其用于法之中。又患撓其用于法之外。蓋二者之所為皆非也。惟于參差互見之中。仍有執極不遷之理。則權也。而不違乎經。予以徵用法之善焉。刑罰之輕重如此。將以齊不齊之人。而或刑或罰。幾類不齊之為然。必如是。乃與斯人適相合也。天下惟相合者之謂齊也。將以齊不齊之世。而或重或輕。又極不齊之致。然必如是。乃與斯世為恰當也。天下惟恰當者之謂齊也。何也。惟齊非齊也。

項人字來

傳類間最不齊者情耳。以至齊之法。取不齊之情。于此而欲守法。則不能原情。欲原情。則又將廢法。而抑知有情。可原法。亦可齊字透意為上下焉。古今來最不齊者。時耳。以一齊之法。處不齊之時。

項世字來

于此而欲執法。則不能隨時。欲隨時。則又將繼法。而抑知有時。可隨法。亦可從心。變化焉。是非誇濟。變之才。而大經大法。快其

折入下句矯健異常

更張。亦非逞師心之智。而候猛候寬。供其威福。蓋紛紜不齊之內。仍有綏新而條分者。則其倫也。拂乎倫以行吾法。則齊者不

齊。循乎倫以行吾法。則不齊者亦齊。夫倫者。法之序也。法有其回法入神序。齊可矣。非齊亦可矣。抑參錯不齊之中。又有逐入精核統宗而會合者。

則其要也。伸吾法而失其要。則似齊而非齊。伸吾法而得其要。則非齊而皆齊。夫要者。法之歸也。法有所歸。何論乎齊矣。亦何論乎非齊矣。所謂權而不違乎經者。此也。

權者。法之變。而能當于理。是即經也。照註闡發。純用白描。天然娟秀。

惟齊非

咸中有慶

刑而得中慶所由歸也甚矣慶之有也刑之中也不然無疆之

辭豈倖致欵詔嗣孫曰朕言敬刑成德而即繼之以有慶謂是借上文說入兩慶字

慶之係于君也而不知慶之已屬于臣蓋聞望所垂有媚我民分○明○融○洽○

而不得者而竟得之明允之間則哲人之屬極為可思已夫五分○頂○而○哲○人○來

極為招尤之具而當年之淑問何以褒美于弗衰謂是渾噩成

風而怨讟之不作乎非也抑五極非邀譽之資而當日之折民

何以頌揚于無數謂是草昧初開而願望之易厭乎亦非也吾

知其有慶也惟咸中之故天下之非常萬變而未嘗無一定之

衡故屈于威富者非中而出于敬忌者為中。蓋有權其一定者焉。寬而不流于縱嚴而不病于苛。其斯為祇德之所制乎。夫用刑而偶一得當猶為之快心。况乎如是其咸當也。是乃休聲之弗替者。已朝廷之法非一端而未嘗無自然之數。故失于簡孚者非中而合于倫要者為中。蓋有順其自然者焉。予以恩而非私行以斷而非刻。其斯為非彝之所率乎。夫典獄而稍或失平即由之損譽亦既如是其咸平也。是乃令名之靡窮者。已操弼教之權。豈有人言之足計假而曰吾以是致慶也。非哲人意也。然持一中以相準而使天下被秋官之肅不啻載春伯之

書

中。字。還。也。着。實。

咸。字。亦。醒。

回。應。切。

故。翻。有。致。

温焉則其休嘉為奚若也哉。任明刑之責寧惟雅望之是圖。假而曰吾以是襲慶也亦非哲人事也。然奉一中以相協而使天下服神明之度無異欣覆載之寬焉則其藹吉為何如也哉。此所謂祥刑也。嗣孫其監之。

慶。字。足。

推哲人致譽之由慶即無疆之辭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故名之曰祥。力疏本句色攝前文十分穩愜。是集諸文大半出自金滄洲先生手稿。先生名芳瀛為婁邑宿儒每試必列前茅冠軍者數次。即余外大父柏鄉公岳丈也。刊竣不忍掠美爰于篇末明誌之。

書

咸中有

<p>志平昔其大甲命水及之... 此... ...</p>	<p>公... </p>	<p>... </p>
---	---------------------------------------	--------------------------------------

21

11

